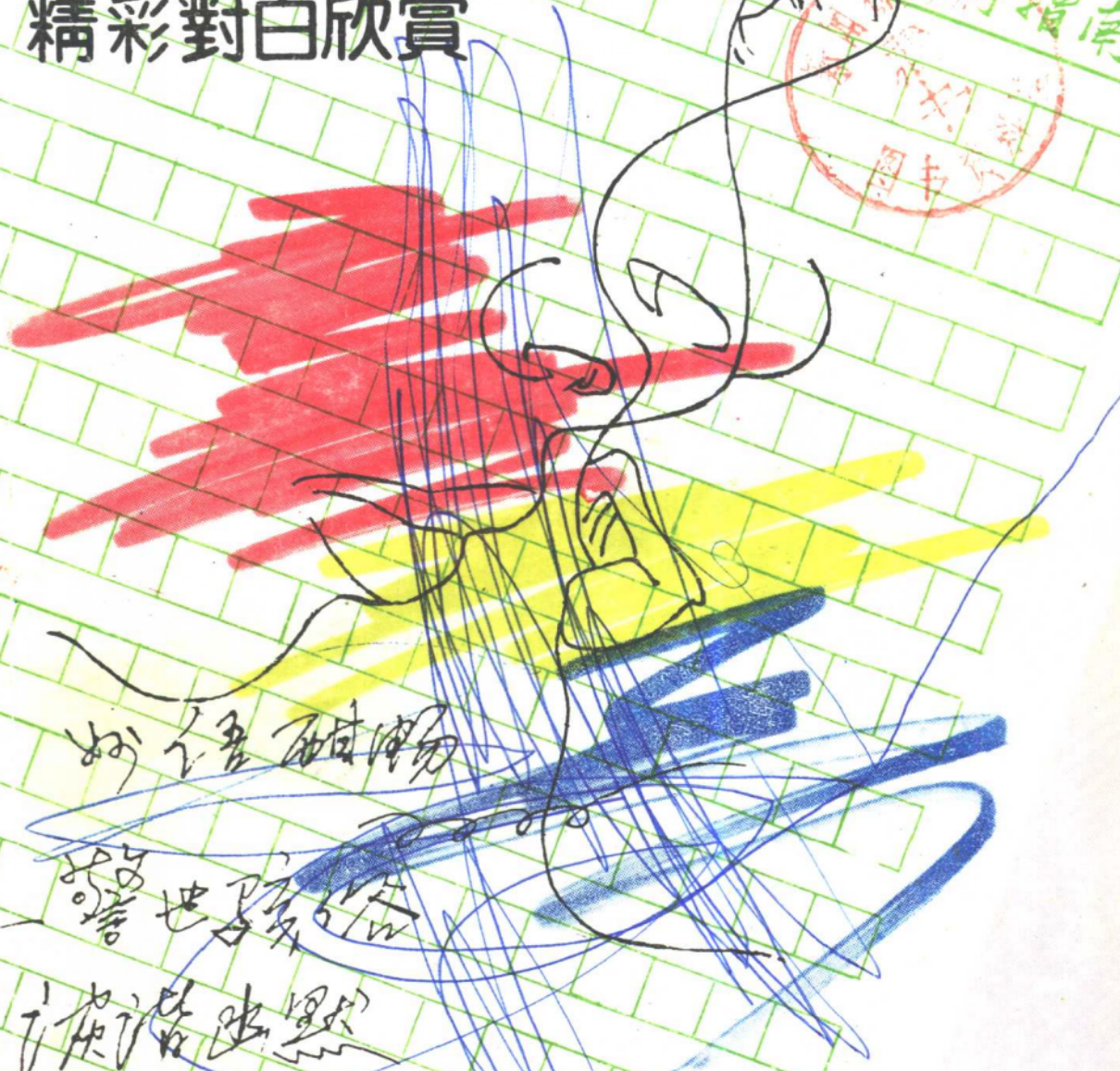


編輯部的故事

BIANJIBUDEGUSHI JINGCAIDUIBAIXINSHANG

精彩對白欣賞



好个甜润吻

甜世孩吻

悄悄出吻

我不靠

甜世孩吻

甜世孩吻

王朔 冯小刚 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BIANJIBUDEGUSHI JINGCAIDUIBAIXINSHANG



編輯部的故事

——精彩對白欣賞

冯小刚 王朔 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97 号

编辑部的故事·精彩对白欣赏

冯小刚、王朔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码100866)

北京昌平亨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57千字 印数:1-20000

ISBN 7-5043-1785-3/1·171

定价:3.85元



▶李冬宝（葛优饰）



▲戈玲（吕丽萍饰）



▲余德利（候跃华饰）



陈主编（吕齐饰）▲

编辑部的故事剧照

目 录

这等高喜剧为什么诞生	(1)
剧情简介	(8)
谁主沉浮 (上、下)	(22)
我不是坏女孩 (上、下)	(30)
侵权之争 (上、下)	(47)
水淹七军	(55)
一朝权在手	(60)
小保姆	(69)
无中生有	(98)
歌星双双	(104)
甜蜜的腐蚀	(121)
飞来的星星	(127)
吃不消	(131)
谁是谁非	(152)
寻子记	(160)
胖子的烦恼	(172)
有人好办事	(175)
人工智能人	(186)

娶个什么好	(199)
人民帮人民一把	(206)
跨越第二台阶	(208)
把葛优端上来	(215)

这等好喜剧为什么诞生

冯小刚

一、有这等好事儿

1989年11月，那年天冷的早，我正龟缩在家无所适从。电话铃响了……

“喂？”

“我是公安局。”

“噢。”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为了挽救我。让我争取主动，配合你们挖出躲在我背后的坏人王朔。纯洁人民的队伍。”

“真他妈的无耻。”

我听见王朔在电话里笑，我也肆无忌惮地笑。

“郑小龙约我们给你们艺术中心攒一道喜剧。”王朔言归正传，“写一编辑部。本来想把这道活儿掏给中央台，可郑小龙说他要了。他既是编辑又是你们中心的头儿他拍板组的稿不会瞎迷喽。所以哥几个说这活儿给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练了。”

“都哪哥几个呵？”

“苏雷、魏东升、朱晓平、葛小刚。你愿意趟这混水儿吗？”

“愿意愿意趟。”“那也算你一个，过两天你们中心包房给大伙儿聚一块堆儿把故事攒出来。每人分几集回去写。定了地方

我告诉你。”

“哎哎，谢谢您惦着我。”我又犹豫着问，“可我在中心是一美工，文学部同意我掺和这件事吗？”

“我跟郑小龙说。”

“他怎么说？”

“恩准了！”

“得，我塌实了。唉，慢着，这戏叫什么名呀？”

“《编辑部的故事》。”

二、为什么找你们来

几天后，我们聚到友谊宾馆的一间客房里。除了我们六个人，被约来的还有赵大年和陈建功。

靠着墙根盘腿坐在地毯上的郑小龙，先代表中心向被邀请来的作者说了一番感谢的话。记得我当时特心虚，不知道自个儿是不是也在被感谢之列，目光尽量不和任何人相遇，可房间小周围满是对感谢受之无愧的文坛大腕儿。当我不得不从容地望着房顶时，郑小龙说：室内剧是个新品种，多机切换，现场录音，成熟了三天就出一集戏，投资小见效快，观众爱看，关键是要有好故事。今天给大伙找来就是为了拍完了《渴望》明年后年剧本能续的上。《渴望》是让人哭的，紧跟着呢咱再弄一个让人笑的。就是王朔你们这伙儿攒的《编辑部的故事》。接着咱再弄一部‘言情悬念剧’，就是大年和建功的《黄城根》。中心咬牙跺脚花这笔钱找一牛×的地方。24小时能洗热水澡儿、好饭伺候着，目的就是让诸位高手掏点真活儿。五天，拿出分集的故事梗概来走人。”

不然的话——房费自理。”中心文学部的主任李小明一脸坏笑地补充。

一直枕着床头不吭声的王朔笑咪咪地说：“李小明，你刚写

了 50 集的《渴望》，跟我们大家传传经，写室内剧有什么特点。”

“没错，这是单一活儿。”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李小明。

“说说？”

“说！”

“那我就跟你们这帮坏小子们说说，所谓室内剧就是要求每集戏 80% 的场景都在摄影棚里。外景只能是些过场戏。因为街上杂音大，同期录音不好控制，而且切换台带不出去，只能单机拍，戏写多了拍摄速度上不去，台词也听不清。得把故事引到屋子里面去。主要是靠对话发展情节，所以除了故事丝丝入扣，语言是得有彩儿。一般一集剧本 15000 字的长度就够，室内剧得两万字才能撑满 40 分钟。50 集《渴望》，每集多写 5000 字，我等于比平常的剧本多写了 25 万字，手都写残了，外面游行我都不知道。”李小明“嘿嘿嘿”地笑。

“你甭往外摘自个儿，在座的都不知道有游行的事儿。”

“上午就说到这儿吧。”郑小龙看着表，“吃饭，下面《编辑部的故事》和《皇城根》分摊开练。”

“今儿是第一天，得有酒儿吧？”魏东长走过李小明身边时一脸正气的勒索。

顾小明豪爽地：“有，自个儿买去。”

三、敢情这就策划

“饭也吃了，澡儿也洗了午觉儿也睡了，该给人家练活了吧。”苏雷张罗着。

我们凑齐在王朔的房间里开始谈正事儿。

“咱们先说说《编辑部的故事》是家什么编辑部？”

“反正不能是专业性太强的，最好综合性刊物。”

“对对，那样读者面宽，有关吃喝拉撒睡，精神文明建设

之类的热门话题全能引得进来。”

“这刊物叫什么名呢？”

“叫《人生指南》得了。”魏东升来回扭着脖子说。

“那还不如叫《人间指南》呢。‘人生’是时间的，‘人间’是空间的。”王朔向大伙儿分析着说。

“得，就是它了。《人间指南》编辑部。”

“说说主要的几个编辑吧。”朱晓平一边记一边说。

“最主要的得有一对年轻的编辑，一男一女，未婚。男的跟咱们这伙人似的，机灵，嘴跟得上劲，热心，谁拿他开涮他也不在乎，一不留神还就把你装进去；女的也是人精儿没事老看英语，到了也没学出来，喜欢弄点情调。他们俩工作上配合得严丝合缝，感情上有点暧昧，又都没断了去见介绍的对象。怕万一错过了更好的。”

“还得有一对老编辑，男的 50 来岁半辈子谨小慎微，历次运动都躲过去了，家里生活条件不太好，工作勤勤恳恳，不能独挡一面；女的小 50 岁了老头是个大官，跟党绝对一条心，比一般亲社会主义的人还亲，热衷把刊物弄成阵地什么的。”

“还缺一年富力强八面玲珑的。得有这么一位给编辑部拉来广告，增收有术，打心眼里认为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成！成！就要这么一位。怎么也得有一主编吧，不能群龙无首呵。这几块料一人儿一主意，和各种神头鬼脸的读者打交道难免好心办坏事，弄出笑话，得有一人儿给把着点关。”

“对对对，万一咱哪集写歪了，让他出来批评几句往正了一收，照样有教育意义。”

“几个人了，几个人了？别太多了。”五朔问。

我掐着指头算：“俩年轻的、俩老的、一个年富力强的、一

个把关的——六个。”

“这编辑部就六个人吧。”苏雷十个胖胖的手指头交插在一起，细声细气地说，“这六个主要角色起小儿都是苦孩子，后来识文断字了当了编辑。对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全门清。这么说吧，他们就是有文化里头的糙人儿糙人儿里头有文化的。”

“就是就是，《人间指南》的编辑得跟劳动人民一鼻孔出气，别弄得都跟王公贵族对人似的，买盒烟也且琢磨呢。咱们哥几个以卖字为生，也可以算知识分子了吧？不是也没成吗？”

葛小刚缩在他爸爸传给他的那件里子是羊羔毛的皮猴里担心地说：“喜剧就得有讽刺，咱写的又是当代题材的系列剧，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吧，观众不爱看，说深了吧，不定哪句话捅了漏子。”

“也是，咱们弄的不是连续剧，没有人物命运勾着观众，全靠对话上有彩儿，句句得说到群众心里去还得站在党的这边儿。”

“好办，咱们把住一大原则，只触及社会问题，不涉及体制问题，善意的讽刺时弊，晚报上不也有刺梅吗？”我说完了观察着大伙儿的反应。

“对，咱们是善意的，把住这一点，就不会被‘枪毙’。王朔指着朱晓平说，“把冯爷这句话记下来。”

我咧着比别人大的嘴真实的乐，心里有一种被大腕儿认可的幸福感。

郑小龙走进客房：“怎么样？有点儿意思了吗？”

“有有。”朱晓平看着记满了字的稿纸说，“我把刚才大伙儿说的归拢一下你听听。《编辑部的故事》是一部取材于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善意的讽刺时弊，由六位热心忙碌、善解人意的编辑贯穿全剧始终，故事独立成章，语言诙谐幽默的系列

室内喜剧。”

“好啊，多好啊——撂谁听了不得说又一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佳作问世了。”我特激动。

“正经点儿，正经点儿。”郑小龙特严肃地说，“我希望《编辑部的故事》不是靠形体的动作的夸张，逗贫嘴取悦观众的滑稽剧，应该是一部语言机智，幽默，故事耐人寻味、有文化品位的喜剧。咱们国家过去拍的所谓‘喜剧’或多或少都有点闹，我们绝对不搞闹剧，分寸感一定要把住，让观众会心的笑。”

“笑完后也不觉得自己无知。”王朔补充。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是人王朔聪明，理解领导意图特快。”

“不谋而合，我们算不谋而合。”王朔和郑小龙俩人互相敬烟点火。

“说点实的吧，现在社会上都有人才热门话题？”

“咦，你们听说了吗？前些日子社会上风传，有一颗行星要和地球相撞，说地球上最少得死一半的人……”

“谣言，纯属他妈胡说八道。”

“咱就以这事儿为素材弄一集，让六位编辑不同程度的都信了这个谣言，成了谣言的牺牲品。一来可以借这个事件生动地反映出六位编辑不同的性格。二来可以揭露谣言的危害，给人民敲敲警钟。”

“别六个人都信了谣言，也得有不信的。不能一个明白人儿都没的。”

“那就让主编不信吧……可也不好办，他是领导，有他在编辑部里把关坐阵，这戏不好开写呀？”

“让他外出开会去，正好这一段时间不在家。咱们这本子最灵活了，觉着谁多余就让他出差开会去。”

“这集的名字就叫《飞来的星星》怎么样？”朱晓平记上，头一集有了。”

“咱再写一集保姆的吧，有一小保姆备受雇主的欺凌，编辑部为其打抱不平，并重新给她找到一户理想的雇主，结果她反客为主，成了雇主家的太上皇。弄这集的意思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分工不同，但要相互尊重，人格上是平等的，雇主应当善待保姆，保姆呢也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好好，不错，观众准爱看。这集就叫《小保姆》得了。”

“你们听我这主意怎么样。咱写俩待业女青年觉得编辑部租用了她们，结果在使用过程中编辑们发现……”

“可以可以，你听我这个，有位编辑贸然捧红了一位歌星，后来才发现是一位哑巴，悦耳的歌声原来是出自另一位瘸腿的丑姑娘。一对双簧，写残疾人自强不息……”

“嘿嘿嘿！我那机器人的故事还没说完呢！”

朱晓平忙不迭地记着：“我都记上了。”

“咱写个‘有好事儿’的吧？”

“写个‘错怪陈世美’，编辑部调解一对夫妻纠纷，错把男方当成了陈世美，为女方出了不少恶招儿，后来发现，敢情‘秦香莲’不是东西。编辑们好心办坏事儿。”

“写减肥的……”

“写找对象的，自个儿不怎么样，还非逼着编辑部给他找个十全十美的天仙……”

……

五天后，我们把朱晓平加工整理的一份故事梗概交给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依依惜别地离开了住一晚上官价儿 80 块钱，几位磋商优惠成 80 块钱的宾馆。

回家的路上我问王朔：“敢情这就叫策划。”

剧情简介

谁主沉浮（上、下）

《人间指南》的征订数每况愈下。看来读者是跑的跑，逃的逃。陈主编作了一次社会调查。报刊亭根本不再进《人间指南》。好不容易有位老太太买了几本处理的《人间指南》，上前一问，她是用来给孙子包书皮，老陈深感内疚。众编辑也感到面临停刊的危险，李冬宝、戈玲和余德利各自偷偷去“人才交流中心”准备另谋出路。恰巧碰上，这个说去找人，那个说去办事，全都揣着明白的说胡话。其实也都心照不宣。

陈主编推说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有病想退下来，让大家准备一下。编辑部要开个竞选会，主编的人选就由编辑部内部产生。这下可热闹了。余德利捷足先登掌握了总编室的钥匙，李冬宝和戈玲策划着丰富刊物的版面。设计出了许多读者喜闻乐见的栏目千载难逢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老刘认定以资历和稳重的角度讲主编是非已莫属。牛大姐则考虑年轻人胡来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由自己来把握刊物的政治方向，这才是保证编辑部不倒闭的首要条件。话说回来，有时热心的人多了事情反而更难办。俗话说木匠多了盖不好房子。

无记名投票结果是每人一票。冬宝本以为自己稳拿两票，可不知为什么戈玲临时“叛变”，到底谁当总编来主《人间指

南》的沉浮呢？

《我不是坏女孩》

《人间指南》开辟了“知音大姐”的栏目，设了热线电话专为人们排忧解难。责任编辑当然是那位年轻热情而又能说会道的李冬宝。他天天捧着格言小本接热线。

纯情少女刘小红爱上了有妇之夫的老师而不能自拔。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一片痴情。她打电话告诉了“知音大姐”。冬宝立刻对小红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可好话说尽仍不起作用。小红只答应再活几天。冬宝把小红准备自杀用的“敌杀死”换成的白酒。但那也是缓兵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后来，大伙满以为冬宝的个人问题算是解决了，小红肯定爱上了他。这下坏事变成好事。要不怎么说积德行善有好报呢！唯有戈玲的心中象倒了五味瓶。正说着李冬宝没精打彩的走进编辑部，嘴里不停后哼着：“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怎么回事？众人有解……。

侵权之争（上下）

如今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明。更何况编辑部这帮文化人，你说他们什么事没碰上过？可话说回来，骗子们也越来越聪明。要不然怎么把冬宝他们都给蒙了呢！

《大众生活》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酒会开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还真来了点“社会名流”。冬宝和戈玲好不羡慕。他们有

幸结识了自称《大众生活》编辑部主任的何必。并相约两家杂志共同主办“六，一”晚会。《人间指南》一不出钱，二不出人，只出个名份，这不是个天大的好事吗！几天后牛大姐给人家盖了一摞公章。余德利偶然发现破绽，戳穿了假何必和江湖的骗局。但为时已晚。那骗子们对法律的了解研究堪称精道反使冬宝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大众生活》依法起诉《人间指南》侵权。公堂上冬宝败北。

《水淹七军》

萝卜丰收是件好事。可要是收大发也还挺令人头痛的。好事变愁事了总不能让人们天天吃炒萝卜丝吧。那还不把人都吃绿了才怪呢！这不，总编下令了：《人间指南》要推出三十天不重样的萝卜菜谱来。登在“周末一菜”的栏目里。

正巧余德利有个老街坊王大爷，人称“萝卜王”。早年给日本人做饭的时候就露过一手萝卜菜。让冈村宁茨一直回忆至今，连回忆录里都没忘了写这笔，听那名了叫“水淹七军”几个年轻的编辑奔王大爷家就来了。

你猜怎么着，人家王大爷根本不传这道菜。几位编辑软磨硬泡，威逼利诱，人家王大爷就是不张口，一甩门走了。还是那小孙女经不住蒙，就是瞧见爷爷偷着做过几回。可自己也从来没吃过。甭管怎么着，有了方子就好办。登出再说，反正不是毒药。没过多久，王大爷到编辑部把个余德利臭骂一顿。“水淹七军”错了一个字，行势可差远了。